

陳之藩與胡適

胡適大家都知道，陳之藩這個名字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有些陌生了。說起來陳之藩雖然不像胡適那樣聞名，卻也並非泛泛之輩。他是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賓夕法尼亞大學碩士、劍橋大學博士，歷任波士頓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雖然陳之藩是理工出身的電機專家，卻人文素養了得，散文堪稱大家，著有《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散步》《看雲聽雨》等散文集多篇——與他的前輩顧毓琇一樣，陳之藩稱得上是文理通才。

你可以想像這樣的文理通才會具有怎樣的自信心。比如作為胡適「小友」，陳之藩對胡適的新詩卻「喜歡得很少」。因為他覺得胡適的詩「即使有些詩意，一加涼水，也就沒有詩味兒了」；而當你看到陳之藩在大學時代給胡適寫信名為「求救」實為「探討」時，你也不必驚奇，因為他與胡適的通信自始至終都是「平等」的對話。當然，在他們兩人的交往中，終究還是胡適影響了陳之藩。胡適的有些觀點陳之藩「起初並不以為然」，最終卻「逐漸了解了」——陳之藩把這種轉變形容為「像一個小兒在清晨醒來慢慢望見上升的太陽」，「滿心洋溢着歡喜」。有次胡適要陳之藩記住「這幾句了不得的話」：「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淺勿深，寧小勿大。」說完這四句話後，胡適還給陳之藩倒了一杯酒要他「乾杯」。多少年後陳之藩回憶起這個場景依然印象深刻：「這幾句話對我的震撼力，較威士忌還兇，至今使我暈眩，使我震蕩！」

陳之藩一方面在與胡適的通信和來往中受益多多，另一方面他也對胡適進行觀察和分析。比如他讀胡適的《丁文江的傳記》後，最喜歡的就是胡適和丁文江「兩人的談得來」，並從中體會到「丁先生死後，胡先生所看得起的人沒有什麼了。他變成一個熱鬧場中最寂寞的人」。就憑這句話，說陳之藩不僅是胡適的「忘年小友」，更是他的「忘年知音」當不為過。



除夕年味

每到除夕，「年味」這個詞都會久別重逢、如期登場，宛若一年一次的春節晚會，拉起雞鴨魚蝦們的手，鑼鼓喧天、熱熱鬧鬧，對着嶄新的時代問好。我這些年在外遊歷，過的節不少，但唯獨祖國除夕，是帶有魔力的記憶，一邊嘮叨着要跟體重秤勢不兩立，一邊深陷於年味中不能自已，從小到大，年復一年。

年味，也許是有形的，從小時候掛在院子裏的蘿蔔乾、風乾的臘腸，到砧板上擀出的白白嫩嫩的餃子皮，一切都有據可查，慢慢堆積起對新春的嚮往。父輩們穿梭在廚房忙碌，小輩們把瓜子、花生、榛子「嗑」了個遍，吃到半飽，也沒一刻得閒。總是大大一桌還沒等支起來，守歲的溫存就席捲山海，一道道菜切好了、料備齊了，用最標準的隊形蓄勢待發。魚要放在「C位」，帶着「年年有餘」的願景，一菜定「江山」；炸丸子的麵漿已調好，看不清裏面的餡料，卻能聞出淡雅含蓄的蘿蔔香；拌菜工序簡單，顏值卻鶴立雞群，金黃的蛋餅絲、標致的水蘿蔔、黃瓜、粉絲和豆腐乾，擺成一圈五彩斑斕；而「偶像包袱」最重的，往往是還嫩在鍋裏的大肘子，縫隙中瀰漫出飛揚跋扈的香，總能讓小孩子們「抓心撓肝」，可它架子大，不到最後一刻堅決不露面。

年味，也不一定就是味道，也許本就無形。或者說，「年味」這詞之於每個人，歲月越長，無形感就越重。不信你看，等母親穿上紅毛衣，父親在門口把春聯貼上的那一刻起，年味就全出來了。少小離家老大回，除夕一年盼一次團圓，盼得多是這份儀式感。小時候要等紅包，長大了囊中不再羞澀，可能拿給父母的，卻只有幾句貼心話。默默跟在他們身後，細數柴米油鹽，溫熱又滿足。

說到底，年味，大概就是「此心安處是吾鄉」吧。



首個世界非遺版的新春佳節即將閃亮登場，撲面而來的卻是富含AI元素的滿滿科技感。從AI紅包、AI春聯，到AI寫真、AI拜年，創意十足，酷炫吸睛。有平台推出AI影像生成器，只要上傳幾張自己的照片，便可一家老小共同「參演」《新白娘子傳奇》；也有平台針對年輕人「近鄉情怯」的痛點難點，設計開發出「回家過年模擬器」，提前上線與「七大姑八大姨AI模擬人」瘋狂對練，或許也可為返鄉後應對各路親戚窮追不捨的「盤查拷問」增加些許底氣。

由香港導演徐克執導的武俠電影《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明起在內地和香港同步上映。為全新演繹金庸經典作品的俠者心英雄夢、浩然氣、家國情，徐克選角獨具慧眼，由內地人氣演員肖戰出演郭靖，並邀得多位重量級演員加盟，如梁家輝飾演「西毒」歐陽鋒，胡軍飾演「北丐」洪七公，吳興國飾演「南帝」一燈大師，由三位影壇資深人物出演「天下五絕」之「三絕」，自帶氣場，適配度高。

梁家輝、胡軍和吳興國，雖分別來自香港、內地和台灣，但都與香港

對於這種現象，有人認為傳統習俗少了，年味也就淡了，難以體現春節作為世界非遺珍寶的深厚內涵。但也有人認為，祭祖、掃房、放爆竹等傳統過年習俗，固然有其存在的美學意義和文化價值，但伴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對春節的傳承方式也會不斷嬗變。用數字技術刷新與過年相關的「記憶符號」，讓原本對新生代漸趨失去吸引力的傳統節日因為AI技術的賦能煥發出新的生機，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假與真者，非利足也，而致千

里。」近年來，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新型技術，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化寶藏被發掘並重塑，不僅找到了與當代文化需求的絕妙契合點，與青年群體建立新的情感連接，讓「國風國潮」重新成為流行文化符號，還為跨越文化障礙、推動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創造了無限可能。

去年，以中國傳統文化典籍《西遊記》為創作背景的《黑神話：悟空》火爆全球，就充分證明了，在高科技變革浪潮的加持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可以成為電子遊戲創意外

化的精彩載體，更能蛻變為世界洞察中國的時代之窗、不同文明間交流互鑒的堅實橋樑。從這一點來看，蛇年春節的「賽博新風」颯得越猛，或許越有利於中華傳統文化瑰寶在全球化大舞台上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



俠者心英雄夢

電影淵源深厚，他們最早的成名作離不開香港電影和導演，他們踏足影壇之初已在香港贏得人生重要的獎項。

梁家輝至今仍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史上最年輕的影帝，一九八四年，二十六歲的他憑藉主演的第一部電影《垂簾聽政》，奪得第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該片由香港導演李翰祥執導。胡軍於二〇〇一年因主演香港電影《藍宇》嶄露頭角，榮獲第七屆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男主角獎，該片由香港導演關錦鵬執導。吳興國一九九四年以新人之姿主演香港電影《誘僧》，獲得第十三屆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該片由香港導演羅卓瑤執導。

梁家輝、胡軍和吳興國，多年來曾分別在武俠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和舞台劇中成功塑造俠客形象，當中包括根據金庸武俠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

梁家輝先後拍攝過六部武俠電影，《新龍門客棧》《東成西就》《飛天貓與神經刀》《水滸傳之英雄本色》《東邪西毒》等。在徐克執導的魔幻武俠片《狄仁傑之通天帝國》中，梁家輝憑飾「沙陀」一角，入圍第三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

角。在電視劇《天龍八部》中，胡軍飾演的喬峰，俠義柔情兼備，深得原著作者金庸認可。吳興國京劇打戲功底深厚，他於一九九四年參演了另類風格的武俠片《94獨臂刀之情》。



我愛年三十晚

家發展大計亦以五年為階段目標。香港的小學、中學教育學制都是六年，有幸升讀大學就要四年，即是大約五年多便會遇上學習轉折期。由是，五年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五年之後才再有年三十晚，令人有點失落，卻亦更加期待。

香港是東西文化交會的城市，人們都習慣過着兩個新年。先是從西曆除夕至一月一日，市民都會歡天喜地迎接新年來臨。另一方面，我們都是中國人，農曆新年仍然是每年最重要、最珍貴的節慶。年三十就是總結

全年的日子，一家人在這個晚上能夠聚首一堂吃團年飯，感覺特別溫馨。我們當然可以在年廿九晚吃團年飯及守歲，但說起來總有點不順口，大部分人都習慣說是年三十晚，迎接新年的感覺才更強烈。

世事似乎有得有失，得失亦只是觀念問題。去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春節」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令我國總共有四十四個項目列入名錄當中，成為世界第一。春節與每個中國人都息息相關，實在可喜可賀。春節的習俗實在

多姿多彩，香港傳統基本就是大掃除、吃團年飯，接着互相拜年、派利是，大家喜氣洋洋。雖然五年後才再有年三十晚，但是明天必然會是大年初一，香港人慣說「恭喜發財」，我更盼讀者「身體健康、新春快樂」。



讀者請勿以為標題有誤。今天是農曆年廿九，甲辰龍年並沒有年三十，故此今天便是大除夕。古人的智慧確是非比尋常，曆法計算流傳至今仍然甚有價值。龍年將盡，蛇年將至，明天又是新的開始。

今年年廿九原來有一個特別之處，從今開始連續五年都沒有年三十，年廿九將會成為壓軸歲晚。香港俗話常說：「人生有幾多個十年？」其實人生也沒有多少個五年。有些社會學研究認為現代社會每五年可分為一個周期，一些計劃、項目，以至國



理解的法則：先去理解別人的不理解處。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上周日從羅湖關外駕車出發，一小時後抵達惠州西湖北門。惠州土地面積佔大灣區五分之一，經濟實力比較強勁，今次走進惠州屬旅遊性質，卻有意全方位多些了解惠州。

西湖有五湖六橋十八景，若沿湖步行一圈，估計要三四個鐘，但走累了可乘遊艇，遊艇上都頂着太陽能板，也是一景。石橋及亭台隱於竹木之間，西山泗洲塔屹立，倒影入湖。孤山蘇東坡紀念館規模不小，有庭院和雕像，蘇東坡攜妻兒曾在此旅居三年，寫下不

走進惠州

少詩句。景點皆不收門票，港人熟知的東江也流經這裏。沿東江岸邊走至市中心的水東街街尾，便可登頂千古名樓合江樓，欣賞穿城而過的東江與西枝江交匯前行，下望，則是整齊的客家民居，別具特色。

在惠州泊車每小時五元，出租車跑了頗遠距離也只收五元；中午吃祝屋巷大牌檔，三人行，點了沙鍋土雞、梅菜扣肉、煎蠔仔烙、沙薑白貝等，花費二百三十元；晚餐在市區吃馳名鹽焗雞，外加釀豆腐等

走進惠州

數樣客家小菜，結賬二百零四元。商業區繁華，隨處可坐下喝飲料吃甜品。某店舖招聘廣告標的薪酬是五千至七千二百元……



市井長沙(上)

春節假期，搶到了候補的高鐵票，來到了長沙城。

平日一直在深港的水泥森林中「人模狗樣」，少了點煙火氣與人間氣息，這次專門在春節期間來到或許是最具煙火氣息的都市之一——長沙，體驗一下市井文化。

剛下高鐵，迎接我的並不是市井，反而是清冷，從高鐵站一出來，大片的荒地與冰冷的冬雨映襯出了一副寒意十足的冬日城景。

草草度過一夜後，第二天白天從酒店朝北望去，映入眼簾的是密集而高聳的建築群。長沙與廣州深圳的建築風格都有所差異，反而與香港更為接近。不少地方有着大面積的「留白」，其他的建成區顯得密集而擁擠。

對於遊客而言倒是簡單清晰，五一廣場就是毫無疑問的遊客中心，不論去哪個景點，都要經過五一廣場。這裏也是長沙的「不夜

城」，一直到晚上，人流絡繹不絕。但要說五一廣場裏最有特色的地方，要數東茅街茶館了。

東茅街茶館是舊樓改造的成果，原先據說是一片廢棄廠房，但改造後也是修舊如舊，偌大的場地內設置了一張又一張舊式桌椅，用餐方式也主打一個「隨緣」，食客自己搶好座位，在櫃檯選好茶葉後，再買點小食或是粉麵，拿着老式開水壺享受復古的喝茶時光。有的老人們聚在一起打牌，也有的年輕人在這裏打卡這個網紅景點，但不論是什麼年齡，都有着濃濃的市井氣息。



六十年前的AI

一九六二年，羅博特·海萊茵的《異鄉異客》以兩票的微弱優勢戰勝丹尼爾·加盧耶的《黑暗宇宙》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多年以後，加盧耶的朋友，另一位科幻小說家雷斯尼克透露，當年加盧耶沒有投給自己而是投給了海萊茵。如果加盧耶投給自己，那麼他的長篇處女作就將與《異鄉異客》並列獲得這座「科幻小說奧斯卡獎」。

知道這則軼事，是在我讀完加盧耶的另一部科幻長篇小說《十三層空間》之後。這部出版於一九六四年，整整六十一年前的科幻小說深深震撼了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電腦遠未普及，加盧耶就在小說中準確描繪了如今大行其道的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主角作為「仿真電子學專家」所在的科技公司開發了虛擬世界「幻世-3」，其中生

活着成千上萬具備人工智能、與現實人類行為邏輯無異的虛擬人。為了避免虛擬世界中也有類似民意調查員的「煩人精」，他們更開發出了可以自動跟蹤虛擬人觀看時間的電子廣告牌——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大數據追蹤與分析嘛！在如此「超前」又「精準」的世界觀之上，作者還加上了商業性與哲學性並重的情節。真是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絕。

科幻，是現在對於未來的呼喚。翻開這本書，你就可以聽到來自六十年前睿智、深沉的呼喚。

